

TAIWAN MOMENT

纪实与反思并重，温情与谐趣相生

央视百家讲坛《竹林七贤》主讲·人文学者刘强

华文出版社台湾文化自由行全新读本

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台湾



两岸视野 民族情怀 文化精神 时代命题

惊艳台湾

刘强 著

我曾经提出过“两个台湾”的说法：一个是报纸媒体的那个喧嚣躁动的台湾，一个是现实生活中可触可感的文明祥和的台湾。一个动，一个静；一个俗，一个雅；一个喋喋不休让人厌烦，一个温文尔雅让人尊敬。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MOMENT IN TAIWAN

惊艳台湾

刘强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惊艳台湾 / 刘强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075-3614-0

I. ①惊…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1129号

书 名: 惊艳台湾

作 者: 刘 强

责任编辑: 纪希萱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投稿邮箱: sinoculturepress@126.com

电 话: 总 编 室 010-58336255 发 行 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19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86 千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3614-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自序

2011年2月底至5月中旬,我应邀到台湾东华大学做短期讲学访问。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如果你对台湾感兴趣,对海峡两岸的未来感兴趣,对我们所处的文化生态与自身的心灵成长感兴趣,这本书或许值得一看。书里留下了我——一个大陆学人——对台湾的最初、也是最鲜活的印象:有见闻,有遐想,有反思,有惊叹,当然,更多的是,感动和祝福。

我待的那个地方叫花莲。一个如莲花一般静美祥和的地方。作为美丽的代价,花莲地震频发,几乎每年都有上千次轻微地震,一到夏天,各种名号的台风还会不时光顾。我在花莲就遇到过两次震感强烈的地震,其中一次,竟将我从卧榻上粗暴地摇醒,时在凌晨一点左右,我于月光中坐起来,四顾无人,恍若梦境,于是倒头又睡,一觉天明。

这还不算。3月11日下午,举世震惊的日本大地震爆发,花莲方面警报频传,宣称地震引发的大海啸,将于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登陆

花莲。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天花莲港风声鹤唳，市区交通严重堵塞，电讯系统濒临瘫痪，校园里的孩子甚至相拥而泣，念念有词地互道“来世再见”。然而，就是这次几乎造成“末日恐慌”的海啸警报，却并未引起我内心的惊恐甚至不安。那一晚，最终被证明有惊无险。也难怪，据说花莲的外海有一条极深的海沟，再大的海啸恐怕也要在这道天堑面前低头折腰，更遑论日本海距离这里，尚有上千海里之遥。

还有更“雷人”的。在我即将离台的最后几天，整个台湾突然被一位“预测大师”的魔咒所袭击，不少人竟惶惶然躲到了山上。那位惟恐天下不乱的“大师”说：5月11日（正是四川汶川地震纪念日的前一天），台湾会发生里氏14级的特大地震，将导致数百万人丧生，本就不大的台湾岛，将被震为南北两段！

我预定好的机票正在5月13日。也就是说，如果我不能在空间上逃离，那就只能等待着在时间上被这次耸人听闻的地震伏击。奇怪的是，当我从一位出租司机口中听到这一消息时，竟然出奇地平静。不是我不怕死，而是因为我待在花莲。花莲是个能让人宠辱不惊、临危不惧的地方。我当时想，真的发生地震的话，那就听天由命。反正，让我去做改签机票那么可耻的事，没门儿！

5月11日那天一早，我不仅没有噤若寒蝉，反而坐上花莲到北部的火车，到新竹教育大学讲了一次“竹林七贤”。下午又从台湾的北部穿行到南部，一路上顺风顺水，安然无恙。经过台湾中部的时候，并无一个什么14级的地震从地壳内部钻出来，把我乘坐的列车斩为两段。

花莲，一个美丽而又危险的地方。仿佛带刺的玫瑰，一亲芳泽的代价就是你身体或心灵的某一处，会被她那无言的美丽所刺，所灼，未来的某一刻，会变成一道温馨而怀旧的伤痕。然而，真正爱美的人，一定会爱上花莲。花莲人说起花莲来，幸福感是洋溢在脸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花莲遇到地震、海啸之类的险情，我竟能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缘故——或许幸福就像酒，麻醉了身心之后，就会失去痛感？

在花莲，我交到很多朋友，他们的神态，仿佛在花莲已经住了一百年，而且还要再住一百年似的。就连不少住在台北的教授，也把花莲当作自己的后花园，宁愿每周乘火车来这里，不辞辛苦地唱一出现代版的“双城记”。与其说他们是来上课，不如说是来花莲做“逍遥游”，赴一场和山海溪流的甜蜜约会。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在台湾，我走过的地方不算多，但也不算少。我一边看风景，一边在数着，自己到底能穿过几座山，涉过几条河，遇到多少心地善良、知书达理的“台湾好人”。值得庆幸的是，我几乎是满载而归。

这本书是由我在台湾两个多月的系列博文组成，成书时为保留原貌，只做了细微的文字推敲，基本上一仍其旧。这些博文曾引起海峡两岸读者的跟读、热议和好评，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豆瓣网上专门有一个网页，题为“花莲东华大学大陆客座教授刘强台湾交流记”，我每写一篇博文，这个网页的版主马伯乐先生便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推荐给网友阅读评论。浏览网友们当初的评论，看到他们的共鸣、赞美还有质疑，仿佛昨日重现，那些为我所独有的经历和见闻，又如老照片一样在眼前滚动，特别是，有的网友听说我即将离台回沪的消息后，竟有不舍惜别之意，更让我感动莫名。

谁能想得到，我第一次乘飞机去台湾，就吃了一个大大的闭门羹？而后来，两个多月的台湾生活，让我从台北桃园机场入境处的惊愕中抬起头来，仔细打量、体味、享受着这座美丽的宝岛，体味着这里的风土人情，于是，惊愕便为惊艳所代替，未知便被幸福所充满。

台湾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能告诉读者的是，在台湾，我看见了一大片、一大片别人没注意的风景，我整个的生命被注入一股新的生机和活力。这份难得的经历和缘分，让我倍感珍惜。

钱钟书先生在散文《窗》里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

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

然而我想的不一样。我希望这本书就是一扇春天的小窗，它除了想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台湾，还想逗引你，走出去，走到风和阳光里，寻找属于你自己的春天。

感恩花莲，祝福台湾。

2011年11月10日写于有竹居

目 录

自 序	001
“幸福中转站”	001
我的时间丢了	010
天堂图书馆	018
声音与记忆	029
台湾媳妇大陆妹	037
在天堂转角遇见“爱”	042
转换器与延长线	048
“我们都是一家人”	054
稀奇古怪追梦人	062
车过南回线	069
大学与大树	075
第一堂公民课	082

马英九，你为什么生气？	091
那些陌生的名字	100
细节与教养	112
《百年戏楼》：从京剧到惊惧	120
酒干倘卖无？	129
我和海洋有个约会	139
福田与乐土：从富源到瑞穗	152
逝者如斯《巨流河》	164
缘分天注定：走进纹面部落	178
一个叫“慈济”的奇迹	192
后 记	209

时间：2011年2月26日

地点：台北桃园中正国际机场

“幸福中转站”

如果你看过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幸福中转站》，或者，你熟悉东晋名士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又或者，你曾经连续两个星期疯狂读书，几乎平均每两天读完一本，脑子里满是那些书中人事，那你应该能原谅我在2011年2月26日这天的“脑残”举动及其严重后果。

这天上午10点，我乘出租车赶赴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拟乘坐12:30起飞的MU5007航班飞往台北桃园中正机场。新的一页将打开，接下来，我将在毗邻东太平洋的台湾最大的县（相当于大陆的地级市）——风景如画的花莲，度过为期两个半月的东华大学访学之旅。这次行程已酝酿近两年，通过电邮和阅读各自的著作，我已和作为邀请人的东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冠宏教授，成了神交默契的朋友。

机场的经历本来无话可说。照例是到柜台托运行李，领取登机牌，照例是跟着人流进入安检通道，照例是“验明正身”后一阵轻松地走到指定的登机口候机。一切都平淡无奇。当然也有不同。比如说，这一次

的证件在身份证之外，还多了一个《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安检的地方也换了，以前是国内安检，这一次是出境“边检”；还有，以前通过安检验证柜台时均畅通无阻，这一次，我被一位穿制服的女士告知：“先生，请稍等。”

于是我被引到通道一侧的沙发边“稍等”。那位女士拿着我的通行证去核实，几分钟后，她走过来礼貌地说：“先生，好了。”

我笑着问：“有问题吗？”

对方有些抱歉地说：“哦，没问题。”

我一边收好证件，一边想，没问题就好。

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她说“有问题”，也许一切都会改写。

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拟乘坐的东方航空的航班在晚点时间上破了纪录，实际起飞时间是16:30。也就是说，从11:30开始，我在机场候机大厅整整耗了5个小时！

等待，对于一个包里有书的人并不无聊。在回收利用垃圾时间方面，我是个老手，只要摊开一本书，打发这样一个有所期待的下午不是难事。更何况，候机厅里有无线上网系统，手提电脑可以随时派上用场。顺便说一句，就在前几天，我把2006年自愿关闭的新浪博客的功能恢复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自己在台湾，不要像以往那么懒惰，如能随时随地，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下来，也算是不虚此行。

总之，这5个小时我没有白过，也不会白过。让我担心的只是，吴冠宏教授在海峡的那一边，在台北的某个地方，等得是不是心焦？尝试打他的电话多次，均告失败。直到3点半，终于接到他的电话，我将航班延误的情况告诉他后，心里才稍稍释然。3点半，那正是我们本该在台湾握手言欢的时刻，而这个时刻，我竟然还在浦东机场，并且排在长长的队伍中，接受东方航空表示歉意的400元赔偿金。还没出行，竟然有400元入账，俗人如我，当然心情大悦。

我哪里知道，更大的“亏空”早已在飞机起飞时翩然降临。

当飞机驶入云层之上，阳光穿过舷窗射进机舱，早已“进水”的大脑竟然想起了庄子的《逍遥游》，想起台湾在经度上几乎在上海的正南方，那我这“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飞行，不正是那鲲鹏扶摇而上九万里之后的“图南”之旅吗？我一边默诵着：“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一边灵感乍现，文思泉涌，竟酝酿出一首“歪诗”来：

银鹏载我入云间，
万水千山只等闲。
两岸三通开巨锁，
依稀一梦到台湾。

我想我不该用那个“梦”字，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的让我如在梦中。



这就是将我拒之门外的台北桃园中正国际机场，在这里，我的“梦”醒了。

当飞机于 17:55 落地台北桃园机场的时候，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

吴冠宏教授已经定好的晚八点开往花莲的火车能否赶得上？为此，经过台北机场时整个人有点儿恍惚，以至于那些随处可见的亲切的繁体字都没有仔细阅读。直到听到台北人出境验证柜台前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我才回过神来，并且感到些许异样。那位彬彬有礼的男生做了手势，说：

“请外国公民到这里来验证入境。”

我愣了一下，发现人群自动分流，台湾同胞们径直前行，把我们这些大陆同胞和其他各种肤色的人抛下了。没来得及细想，人就排到了柜台前，于是，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当我出示证件之后，又听到了一句让我大脑空白的话：

“先生，请出示您的入台证！”

愕然！下面的话我真不好意思写出来。

“还要入台证吗？”我说，“对不起……我忘在家里了。”

你一定要笑坏了吧？

——幽默，是幽默者的通行证；马虎，是马虎者的墓志铭。

那一刻，连我都不知道今夕何夕，此身为谁？

然而没有人回答我的“为什么”。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错了，我必须承担其后果。

总之，正如你看到的，在宝岛台湾的第一个关口，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非法入境者”。

临行前，我不是没想过那一沓材料要不要带，但我想那些材料不过是办理通行证所用，于是思维一下子“短路”，忘记了里面还有一张浅绿色的“入台证”！

理论上讲，如果没有入台证和其他相关批文，我不可能拿到通行证，这两个端点完全是“可逆”的，为什么还要两证俱在才能入境？为什么？

我的“幸福旅程”结束了，或者说，才刚刚开始。接下来上演的，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镜头——我被台北机场的安检人员带进了一个狭小

的工作间里，度过了疑似悬疑片的十几分钟。其间，无论我提出怎样的补救措施，比如传真，快递，或者干脆请东航下一航班将我的入台证带来，等等，均告无效。那位年轻的小伙子礼貌而坚决地说：“没有入台证，您绝对不能入境。我们去大陆也要台胞证的。我们正在联络送你乘坐刚才的飞机返回。”

前后也就十几分钟，我便接受了他们的安排。因为刚才的这班飞机很快就要起飞，我的本来已经“入境”的行李也正在被送往飞机的途中。那一刻，我别无选择。我甚至没有做任何诸如亮明自己的学者身份，以及来台讲学等有利于增进友好气氛的努力。那一刻，我深深地“入了戏”，准备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带着怀疑而警惕的眼光，面对我这个怎么看怎么都有点“可疑”的人。

如果说，我的这个错误还有一点意外收获的话，那就是我十分痛苦地觉察到两岸关系的某种“微妙”。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怎么想，台湾毕竟是台湾。其他国籍的旅客一张护照即可放行，唯独对“大陆同胞”，



就是在这里，我被叫停了进入台湾的脚步。

入境必须“双保险”——不仅要通行证，还要入台证。

梦醒时分，我再次踏上刚才的航班，航班号已经改为 MU5008，起飞时间：晚 7 点。

办理登机手续时，我没有被要求缴费，表面上看，似乎负有连带责任的东航，让我搭了一趟“便机”，而事实是，我的本来预订为“OPEN”（返程日期待定）的返程机票已被使用。4200 多元人民币，就这样被我挥洒在空中了。

期间我和吴冠宏先生通了两次电话，为自己的疏忽带来的麻烦深表歉意。同是研究魏晋文化的他却一再安慰我，我们很快达成了一个共识——好事多磨，把这次遭遇当作一个好玩的“插曲”吧。王子猷是雪夜访戴，我这是春日访台，不管“兴尽”与否，横竖都是“造门不前而返”嘛！

试想，如果不是像我这么“不靠谱”，谁一辈子能有这样的“高峰体验”呢？

不过，事情还没完。更大的困境随之而来——我的通行证只有一次往返的权限，也就是说，如果我从浦东机场入境，这张通行证就宣告作废，我必须重新回到办理手续的某一个环节，等待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办证周期。而台湾之行的各项计划已经启动，我的几次讲座都做了安排，日程紧迫，多耽搁一天对我都是折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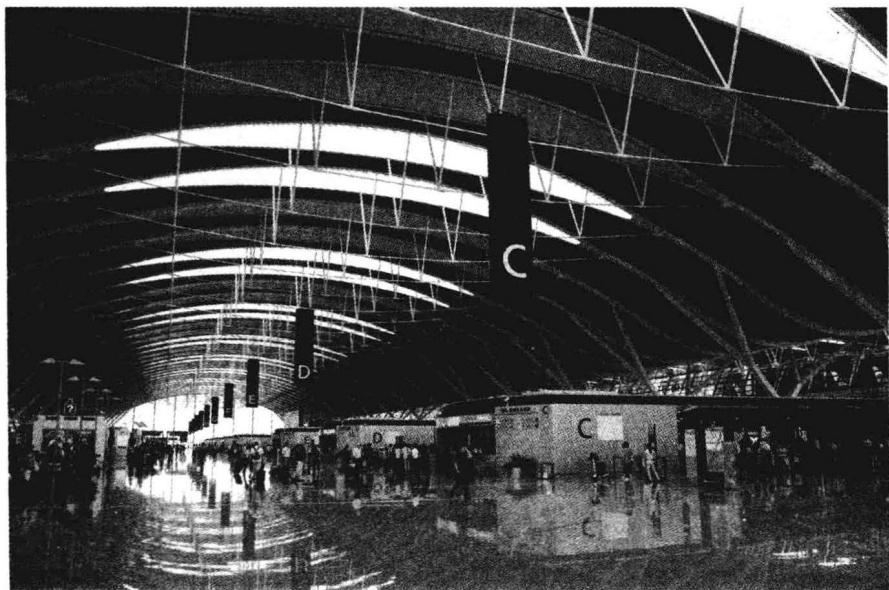
晚上 8:30，飞机准时降落在浦东机场。这一次往返让我产生一个感觉：尽管坐飞机存在安全隐患，但是比起在空中，更缺乏安全感的恰恰是地面！

因为，我将再次面临“入境”问题，而且情况大不相同：在台北，我是想入境而不得；而在浦东，我是可入境而不能。怎么办？

我该怎么做？如果明天我还想去台湾的话。

没有别的办法。除了下面我说的这种。

在此，我要向汤姆·汉克斯致敬！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我的“幸福中转站”。

是他给了我灵感。那部电影的具体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人公滞留在机场的“幸福”经验提醒了我，让我在向入境边检处陈述自己的困难之后，灵机一动，以如下方式提出了诚恳的申请。我说：“你们看过《幸福中转站》吗？（回答是‘看过’。）那太好了！那就让我待在机场，等待明天的航班飞往台北吧？我愿意承担经济上的损失，但是请你们不要在通行证上盖章，理论上讲，我在台北并没有入境，事实上没有完成‘一次往返’，所以，请帮帮忙吧？……”

写到这里，我还要感谢浦东机场入境处的小伙子们。自始至终，他们都非常礼貌地对待我这个不想“入境”的“空中飞人”。据一位好心的姓吴的小伙子说，是我的谈吐帮助了我。当然我想还有我的锲而不舍。因为我除了坚持不越过那道黄色入境线以外，还不断地向他们游说，并提供新的建议，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层层请示。经过将近两个多小时的斡旋，交涉，恳请，最终，谢天谢地！我获得了这样的“特殊照顾”——我可以先按照手续正常入境，然后办理明天飞台北的机票，

机场方面可以放行，但前提是，如果在台北再次被拒，其中的风险和损失必须自己承担。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从不赌博的我决定赌一把！

最后，在机场小吴的帮助下，晚 11：30 分，我顺利地买到东航 27 日飞往台北的机票，航班是我选的，还是 MU5007。——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吧。

等我拖着大小行李疲惫地回到家中，已将近凌晨一点了。因为“警报”尚未解除，前途未卜，这一夜辗转反侧，耿耿难眠，不在话下。

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 27 日，一切竟然出奇的顺利。首先是顺利通过边检，其次是飞机没有晚点，14 点整安全落地。当我再次穿过台北桃园机场昨天走过的必经之地时，大有故地重游之感。在入境验证处，脸是笑的，心是跳的，我不敢肯定，我的盖过两次戳（昨天的一次被“注销”）的通行证不会再次引起麻烦。没想到，柜台后的工作人员态度和昨天的大为不同，他一看入台证，很客气地问：“到东华大学讲学啊？”脸上有一朵微笑在绽放，似乎竟有些欢迎的意思了。

呜呼！那张浅绿色的、薄薄的、成本奇高的入台证，总算为我叩开了台湾的大门。王子猷如果活在今天，怕也无法“华丽转身”了吧。——今昔之别，天壤之间！

接下来的事情也有可记一笔的。当我把自己的传奇经历告诉前来接我的东华大学程克雅教授的时候，她一面说让你这么委屈真不好意思，一面又提醒似的说：您为什么不考虑把台北作为“幸福中转站”呢？你可以“赖”在台北机场不走啊？等待证件航空快递过来，他们也许还会把你安排在机场宾馆住下来呢！

这个建议让我又是一愣，继而解嘲地一笑，说：“我不是没想过，但作为非法入境者赖在这儿，哪还有‘幸福’可言呢？”

晚上，在克雅教授的帮助下，我顺利坐上 1802 次“自强”号列车。台北赶往花莲的路上，摇摇晃晃的车厢内，无事可干，又百味杂陈，于